

韩伟 著

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



焦竑
Jiao, Hong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焦
竑

韩伟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6N103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焦竑/韩伟著.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728-3

I. ①焦… II. ①韩… III. ①焦竑(1540—1620)—传记 IV. ①B82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669号

焦 竑 JIAO HONG

韩 伟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特邀编辑	宋亚杰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728-3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出身寒门的学士 / 001

第2章 一片赤诚五十载 / 007

第3章 十年宦海苍茫 / 014

第4章 “持志守静”的人生态度 / 023

第5章 师承名门，融会贯通 / 034

焦竑与耿定向 / 035

焦竑与王襞 / 041

焦竑与罗汝芳 / 044

焦竑与杨慎 / 047

第6章 交游广泛，崇尚气节 / 054

焦竑与李贽 / 054

焦竑与陈第 / 060

焦竑与公安三袁 / 064

第7章 相遇在“道”上

——“三教融通”的哲学思想 / 072

“道”与“性” / 074

儒释道的融通 / 076

第8章 无为而无不为

——“与民休息”的惠民意识 / 085

第9章 戴着镣铐跳舞

——“文质彬彬”的文学观 / 095

焦竑的宏观文论思想 / 096

对焦竑各种文体的微观考察 / 107

第10章 从心性之学走向求实之学

——焦竑的史学与考据学贡献 / 126

焦竑的史学贡献 / 126

焦竑的考据学贡献 / 136

第11章 焦竑著述举要 / 146

焦竑现存著述 / 146

焦竑已佚著述 / 149

附录

年谱 / 151

参考书目 / 154

第1章

出身寒门的学士

古代的金陵一直是以风景优美、人杰地灵著称，很多朝代都曾在此地建都，三国时期的东吴，以及后来的东晋和宋、齐、梁、陈都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历史的沧桑往往会带来文化上的成熟，因此这里有秦淮河，这里有乌衣巷，这里还有焦状元巷，而这个小巷就是本书所要介绍的晚明文人文人焦竑的居所。在对这位明代状元冠以学者、思想家、历史学家和考据学家等头衔之前，我们最好还是首先回到焦竑本人。

焦竑的出身并非显赫，但足以令他感到骄傲，这个骄傲的资本首先应该归功于他的四世祖“武略公”焦朔。穷兵黩武的元代统治者试图按照游牧民族的习惯统治几千年来以“黄色文明”为主的中原地区，结果在元朝末年各地纷纷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焦朔就是当时农民起义大军中的一分子。他是山东日照县花崖里人，所以后来焦竑称自己的乡贯时，虽然一般说成是金陵、江宁或者上元，但有时也说成是琅琊（山东的古名）。焦朔参加了朱元璋的部队，1367年随徐达北伐，在河北省白沟河大败元军的战役中立下显赫战功，被编入朱元璋的亲军——屯住南京近郊的旗手卫。旗手卫是明代卫戍皇城的禁卫

亲军之一，明太祖时设于南京，其后在北京也有设置。焦朔被授予副千户的世职，于是落籍南京。焦竑的这位始祖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后代谋得的是一个可以管理一千多人的中下等职位。

除此之外，焦朔由于作战非常勇敢，曾得到过朱元璋的亲自接见，还被赐名“庸”。这份荣耀对于一个下级官吏来说是十分难得的，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家族的精神资本，所以焦朔故去一百多年之后，他的后代焦竑仍对这位远祖的赫赫战功拳拳服膺。当焦竑会试屡试不第的时候，一次途经祖先曾扬名立万之地，不由得悲从中来，随即赋诗一首，名为《白沟河》：

风烟莽莽白沟河，欲问奇功迹已磨。

芦荻几家今若此，貔貅万灶夙曾过。

承家我愧垣荣祖，破虏谁还马伏波。

钟鼎空存人自远，耳孙无那泪滂沱。

由此可见，当本书的传主——焦状元功业未竟之时，想到的首先是自己祖先的赫赫战功，从而勉励自己，也可以理解为对自己华发已生，但仍然碌碌无为的自嘲。而对于焦竑来说，这种失落并非都来自对自身的感叹，更多地则源于一种对家族的责任感，因为在他的身上寄托着其父——焦文杰的殷切希望。

焦竑之父焦文杰，字世英，号后渠。在他三岁时，焦竑的祖父就去世了，所以焦文杰的一生“备尝艰辛”，十六岁袭千户职，执掌军政近四十年，但终其一生多半都是在贫寒节俭中度过的。他晚年皈依佛教，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寄情山林，“婚嫁应酬一切不问”。而焦文杰的这份“澹然”，在他的子女中间则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

焦文杰共有四子，焦竑排行第三，他的长兄（伯兄）是焦瑞，次兄叫焦靖，弟弟叫焦哲。其中受焦文杰影响最大的是焦竑的大哥焦瑞。

焦瑞字伯贤，号镜川，少年时即以文才和贤良闻名乡里。据《金陵通传·焦瑞传》记载，初家贫，以授徒为业，为人认真负责，如有学生成绩不好，则拒收“束脩”。后以贡生授广东灵山县的县令，有政绩。在政务上，一丝不苟，刚正不阿，敢于为民请命。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地方军备，在任期间勤于锻炼士兵，使境内盗患得以平息，因此在当地人中有较好的口碑。终因不满意大学士张居正的新法而弃官归里，归家时两袖清风，随身“仅有八金”。可以说，父亲以及长兄的言传身教对焦竑的影响是巨大的，焦竑耿介的性格、“持志守静”的人生态度无不折射出这种影响的影子。

除此之外，焦文杰及焦瑞也有意识地对焦竑加以培养。因为焦家祖上出身行伍，几代都荫袭祖德，做一个中下层官吏，没有可以饱读诗书而光宗耀祖的子弟，于是当焦文杰发现焦竑的独特禀赋时自然要寄托殷切希望。明代《本朝分省人物考》之《焦竑传》称“竑生有异质，闻道甚早，而好学，虽老不倦”，可见焦竑确有独特的资质。焦文杰因此便嘱托焦瑞“家有读书种子，当不断绳矣”，希望焦瑞对这位有“异质”的弟弟善加教导。自然这位长兄对于焦竑来说便又多了一重老师的角色，除了向焦竑传授经学之外，还涉猎除朱注以外的其他古注疏。对此焦竑在《澹园续集》卷一的《刻两苏经解序》中回忆说：“余髫年读书，伯兄授以课程，即以经学为务，于古注疏，有闻，必购读。”这使得焦竑很小的时候，就对《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庄子》《离骚》等书相当熟悉，并且可以“模拟而为文”。这种从小的家学训练和熏陶对焦竑的影响是深远的，焦竑日后的学术兴趣，自经史以至稗官、杂说，应该说与这种早年的学术训练是分不开的，甚至当晚年学有所成时，除说“父督甚严”之外，仍念念不忘其兄的督教之功。

焦竑的次兄焦靖，袭千户职，后升为都司（指挥使），是统几个千户所的军官。其职位比只做到副千户的焦家的先祖要高了许多。焦竑习惯称其为“都阍兄”。焦竑弟名哲，号沂川，据《金陵通传》称焦哲有子德生，字茂孝。德生母胡氏对儿子管教很严。德生遵母训，力学，有名声，崇祯十四年病卒。对于焦竑的这两位兄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多的信息已无从得知，只是在《澹园集》卷四十二中存两首七律谈到了他们，题为《四弟六十生日同都阍兄觞之因赋二首》，诗云：

曾参仲叔悬孤燕，尔亦相随到六旬。

历尾支干今更数，床头醪醕未全贫。

风光坐惜垂垂老，世路旁观局局新。

弟劝兄酬聊自慰，不妨同作醉乡人。

十载金闺载笔行，殊方玉帐盛谈兵。

龙驹我自推持论，骠骑于君未减名。

家有橘奴贫亦足，世同蕉鹿梦何惊。

北窗五月堪高卧，风送清溪处处声。

试想，在花甲之年三位老兄弟一同把酒言欢，是何等惬意之事。历经人生悲欢离合，荣辱也好，贫寒也罢，似乎都是人生的一种财富，不妨“同作醉乡人”，一同体会“风送清溪”的天籁之音。可以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也许此时当三位老兄弟想到他们故去多年的父亲时，更能体会父亲晚年时寄情山水、皈依佛老的那份澹然吧。

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焦竑的生卒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倾向其生于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享年八十岁。焦竑字弱侯，又字从吾，号澹园、漪园、澹园居士、澹园老人、漪南生、太史氏等。据卜键、李剑雄等先生的考证，焦竑在撰著文学戏曲评论文章时，还曾经

用过“龙洞山农”的名号。焦竑去世二十多年以后被南明弘光皇帝朱由崧追谥为“文端”。焦竑一生先后有两个妻子，共生子三人，即尊生、周（又名朗生）、润生，女四人。

两任妻子在焦竑看来，都是勤俭知礼、恭孝谦逊的。第一任夫人为朱氏，系老儒朱鼎之女，两人共同生活了十四年，生有尊生和周两子，女两人。病逝时年仅三十六岁。

焦竑的第二任妻子，是武举人赵琦之女。赵氏与朱氏一样十分勤劳、贤淑、孝顺，视朱氏的儿女如同己出，对焦竑的父亲也极为孝敬。赵氏生有一男、两女，润生即是其子，与焦竑相伴三十二载而卒。焦竑对两位妻子极为认可，将两人合葬在一处。

焦竑的三个儿子中，长子焦尊生，字茂直，万历二十五年（1597）贡生，有文才。尊生与公安三袁有所交往，与小修袁中道的感情更为笃厚。万历二十三年九月，小修赴吴县探望袁中郎，途经南京，到焦竑家，与尊生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小修有诗《焦茂直偕数人饮流波馆中，时已有别意》，诗云：“未面已相识，对谭岂不欢。只愁缘渐熟，又使别时难。”当万历三十七年尊生去世时，小修与汪道昆再次来到焦家，悲痛之情溢于言表，“讯及二郎死讯，予不觉泪如下”。当即赋诗十首，题为《哭茂直焦二兄十首》，这些诗除了赞扬尊生好学、珍惜光阴之外，更多的是对好友英年早逝的惋惜，以至发出“感此心灰冷”的悲惋之叹。

焦竑次子焦周，字茂潜，万历二十八年举人。在焦竑的三个儿子中，焦周的学问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在精神气度上也与其父很是相似，而且天资聪颖，五岁即可吟诵《国风》，成年之后，“博洽好古，不干仕进”，遇事好发议论，意气凌厉且慷慨激昂。公安三袁中的袁宏道对其评价较高，认为他“颇有高识”“殆难为敌”。焦周著有《说楮》七卷，卒于万历三十

三年。

焦竑三子名润生，字茂慈，号随园，赐荫南京詹事府主簿，升太常典簿，由于办事得力，后任云南曲靖知府。在焦竑的三个儿子中，润生是侍奉其终老的一个。两个兄长的相继故去，使得润生对父亲倍加孝顺。另外润生曾从父命拜在焦竑的同门学者黄汝亨门下。其刚正不阿的气质也与焦竑极为相似。他死于南明永历元年即清朝顺治四年（1647），经历了明崇祯末年的风雨飘摇。据《明史·忠义传》和《金陵通传》记载，润生任曲靖知府间，遇孙可望围城，被俘，可望“欲降之”，但润生最终“不屈死”。这已经是其父焦竑卒后二十八年的事了，但这可视为焦氏一族健拔刚正之精神气质的延续。

第2章

一片赤诚五十载

中国社会从隋朝开始便出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才选拔方式——科举。到了明代，朱元璋吸取了元朝统治者“以武治国”而导致灭亡的经验教训，于洪武三年（1370）即下诏开科举，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为官”。因此明代建国以后在刘基、宋濂等人的倡导下，开始重视知识，并大规模地选拔知识分子加入政治生活之中。很快地，一个集权但又有知识分子参政的政体便建立起来了。明朝末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赞赏地记述中国的文官政治“标志着与西方的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称为‘哲学家’（指儒生）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集中选拔知识分子的方式也会随着社会的逐渐体制化而成为一种束缚，此时科举制的弊端显然会大于它的益处。明代中后期以后这种弊端显露得尤为明显，这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明代中后期政治日渐腐败，科场舞弊现象十分严重，先后经历了刘瑾集团和严嵩集团的结党营私，使得科场成了不同势力钩心斗角的战场。其次，文官政治树立了一个与自身高度适应的社会政治思想——儒家思想，并

通过对文官选拔试图使之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信仰，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模式，十分不利于其他思想的发展，从而很可能使一些具有真才实学之士被拒之门外。再次，考试的题材和体裁越来越僵硬和固定。题目必须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中出，故又称“四书文”。考生答题须按经依传，代圣人立言，而且必须以程朱理学派的注释为准，不得自由发挥，结构体裁须依一定格式，每篇文章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

可见，在明中后期的现实条件下，科举已经成了读书人的精神枷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焦竑五十年的悲剧人生。焦竑对考试的想法是随着时间的沿革而发生变化的。由于天资聪明，十六岁即通过童子试，二十五岁通过乡试，此时的焦竑尚未对这种制度有过多的思考。但在以后的二十五年中焦竑则备尝艰辛，也使他在情感上对这种考试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支撑他应举的动力更多的是父兄的殷切希望和自己对家族的责任感，这一点在他后来写给日照县族人的信中有所表露。他在《与日照宗人书》中称：“某自髫年发愤向学，岂第为世俗梯荣计，实吾父督教甚严，不忍怠弃，欲因之稍稍树立，不愧家声耳。”可见在焦竑心中，“不愧家声”是促使其不断参加考试的很重要原因。焦竑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六岁时便以南都第一名的身份选为京兆学生员，在考试中受到了当时的督学赵公和薛公的赏识，随即入选应天府学读书。焦竑的经师是王铎（字重之，号春沂），刚刚从浙江松阳县任上改为学博士。在这一时期，焦竑广泛地涉猎了《国语》《左传》《庄子》《离骚》等重要典籍，加之兄长焦瑞的不断调教，使得年少的焦竑具备了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宽广的学术视野，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焦竑在史学、考据学、文学成就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后来他能以平和的态度看待儒释道三教是不无裨益的。

焦竑在嘉靖三十七年参加了乡试，时十九岁，但此次焦竑并未考中。次年读书于金陵天界、报恩二寺。他曾说：“忆余弱冠，读书天界、报恩二寺。路旁松柏成行，皆居士手种。”这里的“居士”当是指顾源。顾源，字清父，号丹泉，又号宝幢居士，少时豪放不羁，诗书画皆不泥古法，潜心禅理，非名流不结交。焦竑在两寺读书期间不但熟读儒家典籍，而且也开始深入地接触道家思想，曾对苏辙《老子解》一书倍感新奇，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顾源禅学思想的熏陶。此时的焦竑较为清贫，几乎没有余钱购书，因此多半是向别人借阅或亲自手抄，这种对书籍的喜好注定他日后会成为一位著名的藏书家。据载，他经常前往唐顺之处借阅书籍，而唐顺之是明代一位精明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的学者和著名散文家，也是“唐宋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是嘉靖间江浙的重要藏书家，曾学于王畿。

铸就焦竑日后在思想和学术上非凡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对阳明心学的改造和吸收。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焦竑生命中一位很重要的人物——耿定向，他引领焦竑窥得心学门径。嘉靖四十一年冬，泰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教育家耿定向来督南直隶学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正学风，迪士类”，建书院弘扬阳明心学。定向对焦竑十分看中，竟以国士之礼待之，焦竑也正式拜在耿氏门下，时年二十三岁。后来定向因事暂离金陵，又把焦竑托付于泰州学派的另一位学者史桂芳。桂芳亦是一位重要的良知学者，字景实，号惺堂。史桂芳是陈白沙的再传弟子，后与定向友善，为人耿直，曾任南京刑部主事，又任应天府学博士，在南京凡六年。其对焦竑的教育是十分注重方法的，当时焦竑年少气盛，“未知所向往”，对此桂芳则循循善诱，使焦竑逐渐开始接触心学。

在此期间焦竑也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他们大多是

一些有独特见解的有识之士，其中包括后来拜在耿定向门下著名的阳明学学者管志道（东溟）和李渭（同野）、李登（士龙）等人。另外，由于交游广泛，加之学品人品俱佳，此时的焦竑已经小有名气，身在北京时任国子监教官的李贽已经开始倾慕这位远在南京的少年，并产生了与之结交的念头。两人在隆庆元年（1567）焦竑赴京准备会试时订交，而真正的交往则是在隆庆五年，时李贽改任南京刑部员外郎，居于龙山（今鸡笼山）之下。自此焦、李二人惺惺相惜，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友谊。

焦竑勤奋刻苦的付出，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获得了回报。嘉靖四十三年（1564）焦竑终于得偿所愿在应天府乡试中举，时座师为沈启元（字道初，号霓川），后来他在《陕西按察司副使霓川沈先生行状》中说：“嘉靖甲子比士……霓川沈先生以南屯部郎校尚书得十有三人，不佞某亦幸与焉。”可以说现在摆在焦竑面前的是锦绣前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此后的二十五年中他却步入了人生的寒冬。明代的科举考试由乡试、会试至殿试三级构成，通过乡试者为举人，通过会试者为进士。一般情况下唯有成为进士，读书人才可认为有所成就，因为当时的情况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成了进士才有入翰林的机会，而进入翰林院成为翰林虽不能算作多大的实权官员，但却具备了成为大学士的机会。明代不设宰相之职，大学士的作用就相当于宰相。张居正、申时行、许国等人就是通过这样的路径施展抱负的。由此，读书人自然心向往之，并为其奋斗不息。焦竑自然也不例外，虽然他心中对科举有矛盾而复杂的态度，但仍然不能免俗。

在中举之后的二十五年中，焦竑先后六次会试不第，分别是在二十六岁、二十九岁、三十二岁、三十八岁、四十一岁和四十四岁。焦竑也由一个风华少年变成了一位知天命的老者。

这种人生打击自然使得他的心态开始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加之常年的生活困窘，有时甚至要朋友接济，从中可以看出焦竑在中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悲凉和贫寒中度过的。隆庆二年（1568），即焦竑第二次会试落第的冬天，他亲率门人来到湖北黄安拜谒他的老师耿定向，与耿氏兄弟（定向、定理、定力）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第二年春方离去。临别时宾主双方效古法，以赋诗相赠别，焦竑随性赋诗一首，名曰《留别天台耿先生》，其诗云：“千岩落木动微寒，匹马西来岁欲残。四海风流今下榻，一尊烟雨夜凭栏。”这首诗从词语的运用到意境的营造都透出一种悲凉之气，颇有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之意，但此时的焦竑更多的是无奈，而没有东坡居士的豁达。这一时期的另一首诗则更能充分地表现出焦竑此时的内心波澜，题为《初还退园作》：

犹忆高秋赋远游，归来吾土又登楼。

虬龙满地荒烟合，鹿豕开门野草幽。

鲁仲不辞东海去，周颙何意北山留。

千年投研男儿事，愧我谈经自白头。

鲁仲，战国时期齐国人，侠肝义胆，有德行，坚决主张拒秦，曾言秦一旦称帝，将投东海自尽。周颙，南朝人，曾隐居于建康（今南京）北山（钟山），以清高不仕自许，后应诏出山为官，又再过此地，孔稚圭作《北山移文》借山神之名讽刺之，拒绝其从此路过。“投研”，当为“投砚”。面对依然如故的房舍，自己又一如既往落魄地独自登楼，心中的悲凉是可想而知的。男儿本当志在四方，而自己很有可能会一生潦倒、皓首穷经。在这种心境之下，眼中的一切都将悲凉的“残机夜雨丝丝泪，团扇秋风字字悲”。

尽管焦竑在试场上频频失利，却难掩他的才华和在学者中间的地位。嘉靖四十五年（1566），焦竑二十七岁，与耿定向